

## 普通读者<sup>①</sup>

在那些设备寒伦、不配称为图书馆，而收藏书籍倒也不少，可供平民百姓阅览求知的地方，很值得把约翰逊博士<sup>②</sup>《格雷传》里的一句话特别抄写出来，引起注意：“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，在我是高兴的事；因为，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，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，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。”这句话把普通读者的素质加以阐明，赋予他们的读书宗旨以一种神圣意味，并且使得这么一种既要消耗大量时光，又往往看不出实效的活动，由于这位大人物的赞许而受到认可。

约翰逊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读者，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。他没有那么高的教养，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那么大的才能。他读书，是为了自己高兴，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，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。首

这篇小文章原来放在《普通读者》初集的开头，实际上是维吉尼亚·吴尔夫的自序。

约翰逊博士（Samuel Johnson），英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学者、作家。此处所说的《格雷传》是他写的《英国诗人传》里的一篇。

先，他受一种本能所指使，要根据自己的能捞到手的一星半点书本知识，塑造出某种整体——某位人物肖像，某个时代略图，某种写作艺术原理。他不停地为自己匆匆搭起某种建筑物，它东倒西歪、摇摇欲坠，然而看来又像是真实的事物，能引人喜爱、欢笑、争论，因此也就能给他带来片刻的满足。他一会儿抓住一首诗，一会儿抓住一本旧书片断，也不管它从哪儿弄来的，也不管它属于何等品类，只求投合自己的心意，能将自己心造的意象结构圆满就成，又总是这么匆匆忙忙，表述又不准确，而且浮浮浅浅——所以，作为批评家来看，他的缺陷是太明显了，无须指出了。但是，既然约翰逊博士认为，在诗歌荣誉的最终分配方面，普通读者有一定的发言权，那么，将自己这些想法、意见记录下来，也还值得一做，因为，它们本身尽管微不足道，却对于那么一件大事还能起到一定的影响。

## 蒙 田<sup>①</sup>

一天，蒙田在巴勒丢克<sup>②</sup>看到西西里国王勒内的一幅自画像，于是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既然他能用蜡笔为自己画像，难道我们每个人拿起笔来描绘一下自己就不合法吗？”<sup>④</sup> 我们可以立刻回答：这不仅合法，而且再容易不过。对于别人我们素昧平生，对于自己的相貌特征，我们简直太熟悉了。那就开始吧。可是，刚一动手，那笔可就从我们指头缝里掉下来了——原来这是一件极难、极奥妙、人力不能胜任的事情。

说到底，在整个文学领域里，拿笔来描绘自己获得成功的，究竟有几个人呢？或许只有蒙田、皮普斯

蒙田（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），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法国作家，其代表作《随笔集》（“Essais”）为近代欧洲随笔散文的肇始，对英国散文发展有很大影响。

<sup>②</sup> 巴勒丢克，法国地名，在法国东北部梅斯行政区。

<sup>③</sup> 西西里国王勒内，即法国国王路易二世之子勒内公爵，拥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的名义，其本人为诗人和艺术爱好者，其宫廷为当时一个文艺活动中心。

<sup>④</sup> 《论自大》（以下引文均出自蒙田随笔）。

和卢梭。《医生的宗教》<sup>②</sup>一书像是一片色彩斑斓的玻璃，透过它，我们可以看到飞速转动的星辰和一个古怪而骚动不安的灵魂。还有那一部大名鼎鼎的传记<sup>③</sup>，像一面明亮亮、光闪闪的镜子，映照出那一位躲在别人肩膀后边窥看世界的鲍斯威尔的面目。但是，像这样随自己兴之所至地讲说自己，把自己这混乱、多变、有缺陷的灵魂的整个面貌、分量、色彩、范围，都统统呈现出来——这种本领，只有一个人有，那就是蒙田。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，在他这幅画像前总是聚集着大群的人，向它凝神细看，看出了其中反映出自己的面貌；而且，愈看啊，就看出更多的名堂，简直说不清自己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。层出不穷的新版说明它那永久的魅力。如今，在英国，那伐尔书社把柯顿<sup>④</sup>的译文重印为精美的五卷本；同时，在法国，柯纳尔公司也正在发行一套把种种异文都搜罗在内的新版蒙田全集，为此，阿曼古博士献出了自己漫长一生的研究成果。

然而，道出自己的真情实况，从身边来暴露自

皮普斯（Samuel Pepys），英国日记作家。卢梭，著名法国思想家，著有《忏悔录》一书。

② 《医生的宗教》，英国医生和散文作家勃朗的著作。

指英国鲍斯威尔所著的《约翰逊传》。

指英国诗人、作家柯顿所译的蒙田《随笔集》（初版于1685年）。

己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蒙田说：

我们知道，只有两三位古人走过这条道路。但后来就没有人跟踪前往了；因为，追随灵魂那漫无边际、变化不定的步伐，揭破它那深藏内部的迂回曲折，掌握它那许许多多细微、灵活的变动——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路，比表面看来要难走得更多。这是一种新奇而特殊的工作，要进行它，须得脱离开世上那些一般的、最受赞许的事务。<sup>①</sup>

首先，是表达方面的困难。耽迷于那种叫做思考的奇妙有趣的过程之中，是我们大家都爱做的事；但是，一旦要说出自己所想的东西，哪怕是向和自己对面的人谈一谈，我们就发现自己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少得何等可怜！思想的幻影，往往不等我们把它抓住，一从心头出现，就又从窗口溜掉，要不然它那一线游移不定的光芒倏然一闪，就又慢慢沉落，复归于黑暗的深渊。人说话时，面目、声音、腔调倒还可弥补语言之不足，使得软弱无力的语言带有一定的性格特征。笔却是一种呆板生硬的工具，它能表达出的东西很少，还带着自己的旧习惯、老套子。它又爱发号施

<sup>①</sup> 《论训练》。

令，让普通人摆出先知的架势；人平常说话的调子本来是磕磕巴巴、犹犹豫豫，一到笔下就变成了庄严堂皇的进行曲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在数不清的死者当中，只有蒙田这种不可抑制的栩栩如生的特点才显得格外突出。我们毫不怀疑：他的书写的正是他自己。他不训人，也不说教，他不断表明他只是跟别人一样的人。他要做的事就是把自己描写下来，告诉别人，说出真情实况，而这却是“一条崎岖不平的路，比表面看来要难走得更多”。

因为，除了自我表达的困难之外，还存在着保持自己心灵独立的极大困难。我们的灵魂，或者说，我们内在的生命，常常跟我们外在的生活格格不入。如果我们有勇气问问她——在想些什么，她所说的话总是跟其他人说的恰恰相反。譬如说，其他人自古以来就认定了年老体弱的绅士们理应待在家里，夫妻忠贞厮守，以此为榜样教诲世人。但是，蒙田的心灵却说道：一个人，正是到了老年才应该出外旅行，而婚姻嘛（这话也没有说错），本来很少以爱情为基础，到了人的晚年往往变成一种徒有其表的束缚，倒不如拆散了好。再有，说到了政治，政治家们总是颂扬帝国的伟大，鼓吹对于野蛮民族进行开化的道德责任。但是，蒙田却愤然说，看看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干些什么

① 指灵魂。

吧：“多少城市被夷为平地，多少民族被灭绝……世界上最富饶、最美丽的地方因为珍珠和胡椒贸易而被搅得混乱一团！这是粗野力量的胜利！”<sup>①</sup> 还有，一些农民来告诉他：他们看见一个人受伤、快要死了，可是抛开他走掉了，因为怕法院把罪名加到他们头上。蒙田说：

我又能对这些人说什么呢？毫无疑问，这种人道行为一定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。……法律比一切东西漏洞更多，常常出错，而且容易出大错。<sup>②</sup>

在这里，焦躁不安的灵魂抨击了蒙田所深恶痛绝的两种事物：传统与礼法。但是，再看一看她在那座高楼内室的火炉之旁，陷入沉思默想时的模样吧（那高楼在主楼以外，俯瞰着广阔的领地）。这时候，她真是世界上顶顶奇妙的东西——那决非英勇高大，倒像风信鸡似的变化无常：“有时忸怩害羞，有时傲慢无礼；有时端庄自守，有时放纵性欲；有时絮絮叨叨，有时沉默不语；有时辛苦，有时娇气；有时聪敏，有时呆笨；有时撒谎，有时诚实；有时郁郁不

① 《论马车》

② 《论经验》。

乐，有时高高兴兴；有时明情达理，有时愚昧无知；有时慷慨大方，有时贪得无厌，有时又挥霍无度。”<sup>①</sup>——总而言之，是错综复杂、难明究竟的，跟以她的名义在公众场合履行职务的那位先生的模样是大不相同的。所以，一个人要费一辈子工夫才能把自己灵魂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。这种探索也许会使人的世俗功名受到一定损失，但它的乐趣足可对此加以补偿而且有余。一个人一旦认识了自己，便能独立自主；他再不会沉闷无聊，只觉得人生短促，而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意味深长而又温和适度的幸福之中。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过着真正的生活，其他人不过做了一辈子俗套子的奴隶，让生命像梦幻似的从身边溜掉。人一旦顺从世俗，别人做什么，自己就跟着去做，萎靡怠惰之气就悄悄侵入灵魂中的一切细微神经和官能。她也就变得只剩下虚假的外表和空洞的内心，变得迟钝、麻木、冷漠无情了。

如果我们请这位生活艺术的大师说出他自己的诀窍来，他大概会劝我们退隐到自己楼房的内室里，看看书，听任思想自由驰骋，把经邦济世之业让给别人。退隐和思考——这肯定是他所开的处方中的两味主药吧。但是——不成。蒙田可不是说话开门见山的人。这位先生眼睑下垂，脸上带着做梦似的迷迷惑惑

<sup>①</sup> 《论我们的行动变化无常》。

的神气，一边面带微笑、一边又郁郁不乐，叫人难以捉摸，要想从他嘴里掏出一个明白答案是办不到的。实际上，住在乡间，日与自己的书籍、菜园、花木为伴，生活是非常单调的。他也看不出自己种的豌豆又比别人种的好在哪里。巴黎——“甚至包括她那赘疣和污斑”——才是世界上他最爱的地方。说到读书，他很少一口气把一本书读上一个钟头，而且他的记忆力又很坏，从这间屋子踱进那间屋子，刚才心里想的事就忘了。书本学问毫不值得骄傲；至于科学的成就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曾经日与聪明才智之士交游，他的父亲对于他们崇拜极了，但是，他看出来：这些人尽管有他们的超尘绝俗之际，有他们的意兴湍飞之时，有他们的见识过人之处，可是，再聪明的人也常常处在愚蠢的边缘。就看一看你自己吧：一会儿，你洋洋得意；一会儿，一块玻璃打破，你又神经紧张起来。一切极端都有危险。走中间道路、走老路最好，哪怕有点儿泥泞。写东西，要用常用字眼儿，不可信手挥洒、舞文弄墨——自然，诗歌是美妙的；只有充满诗意的散文才是最好的散文。

看起来，我们都想寻求一种平民式的朴素。在高楼上自己的房间里，墙壁粉刷一新，书橱宽宽大大，自然乐在其中；可是，在楼下的庭院里，有一个掘土的汉子，这天早晨刚刚埋葬了他的父亲——他，以及他这样的人，过的才是真正的生活，说的才是真正的

语言。这话的确包含着真理的因素。在餐桌末端坐的客人谈的话特别有味儿。无知识的人身上的可贵品质比有学问的人要多。但是，话又得说回来：下层社会又多么令人厌恶！那是“愚昧无知和反复无常之源。贤人的一生竟要靠着愚人的判断来度日，这难道合理吗？”他们心地愚钝而软弱，毫无防御能力。他们要人指点：懂得什么知识对他们有好处。而且，他们也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。只有“教养良好的灵魂”才能认识真理。那么，这些教养良好的灵魂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——但愿蒙田明告我们，我们也好照样仿效。

但是——不行。“我只是讲述，并不指引。”<sup>①</sup>归根结底，别人的灵魂他如何说得清呢？即使对于他自己的灵魂，他也无法“简简单单、准准确确、有条有理、毫不含混地拿一句话说清”<sup>②</sup>，因为，实际上，对他来说，自己的灵魂倒是一天比一天愈来愈隐秘莫测了。也许，只有一种品质或者说原则是要紧的——自己不要订出什么法则条条。我们希望仿效的人物，例如艾蒂恩·德·拉·波阿蒂厄<sup>③</sup>，都是最灵活不过的。“由于必需而被拴在一辆车子上，只是一种存

《论改悔》。

② 《论我们的行动变化无常》。

艾蒂恩·德·拉·波阿蒂厄，法国的人文主义作家，蒙田的好友。

在，而不能算是生活。”<sup>①</sup> 法则乃是一些传统常规，不可能跟那千变万化、纷纭错杂的人的情感冲动保持经常联系；习俗不过是专为胆子小的人所设想出来的一种方便之计，因为他们不敢让自己的灵魂自由飞翔。但是，我们这些过着幽居独处生活、而且把它看作自己最宝贵财富的人，觉得最可疑者莫过于装模作样。只要我们一发表什么郑重声明，一摆出某种架势，一订出什么法则条条，我们自己就不存在了。我们就变成了为他人、而不是为自己而活着。对于那些为了公共事业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人，我们应当尊敬他们，赞扬他们，对于他们不得不让自己受到这种不可避免的损失而表示同情；但是，谈到了自己，那就让我们远远避开名声，避开荣誉，避开那些使得我们向他人承担义务的一切职责。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、变幻莫测的心灵的漩涡，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，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，这永无休止的奇迹——因为，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。活动与变化是人生的精髓。僵化就是死亡；苟同于人也是死亡。那就让我们把脑子里想的东西都说出来，不怕一说再说，不怕自己否定自己，不怕说傻话，一任想象自由奔放、汪洋恣肆，不必担心世人做什么、想什么、说什么。因为，除了生命——当然，还有正常状态——

① 《论三种工作》

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。

这种自由诚然是生命的精髓，可也需要加以控制。但困难在于：我们究竟应该乞灵于哪种力量来帮助我们呢？因为，蒙田对于任何一种私见和公法的限制都表示嘲笑，他还对于人性之可悲、软弱与虚妄不断加以奚落。那么，说不定要请宗教来指引我们才好吗？“说不定”是他爱使用的一个词儿——他使用“说不定”和“我认为”这一类字眼儿来缓和一下人出于无知而做出的轻率假定。有些看法坦率说出来太不明智，也可用那些字眼儿稍加遮掩。因为，我们也不是什么话都得捅出来的；有的话暗示一下就行了。文章是为知音而写——他们为数无几。上帝的指引自然要千方百计寻求，但同时，对于幽居独处的人来说，还有另外一个监督者，一个无形的检查官，“内在的保护人”，他的谴责比任何人都更叫人害怕，因为他最了解自己的底细；他那赞许的声调比世界上的一切声音都更悦耳。这正是我们必须服从的裁判者；这位检查官才能引导我们获得一种正常状态——那才是一个教养良好的灵魂所能达到的那种优美境界。因为“这种甚至在幽居独处之时也能保持井然有序的生活，才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生活”。<sup>①</sup>但是，他得依靠自己的智慧之光，依靠自己内心的均衡去获得那种

<sup>①</sup> 《论改悔》。

平静状态——它尽管变动不居，只要得以维持下去，就无碍于灵魂去进行自由的探索和试验。倘若没有引导，没有范例，要过好幽居生活比过好公共生活要困难得多。这是一种艺术，需要每个人独自钻研，不过也有少数几个范例，像古人中的荷马、亚历山大大帝和伊巴米南达斯<sup>①</sup>，还有近代人中的艾蒂恩·德·拉·波阿蒂厄，他们的榜样可对我们有所启发。但是，这种艺术所使用的材料——人性，是变化不定、错综复杂的，又是无限奥妙的。我们必须和人性保持密切联系，“要生活在活人当中”。做人既不可怪僻，也不可一味高雅，以免脱离自己的同伴。随和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能跟街坊邻居轻轻松松聊一聊自己的娱乐、自己的楼房、自己如何与人吵架，还能认认真真、高高兴兴听木匠和园丁谈话。与人交流思想至关重要；社交、友谊乃是一大乐事；读书，不是为求知或者谋生，而是为了把交流扩大到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域。世界上还存在着种种奇迹，像翠鸟，尚未发现的土地，眼睛长在胸膛上的狗头人<sup>②</sup>，以及很可能比我们高明得多的法律和习俗。也许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处于沉睡之中；也许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

伊巴米南达斯，古希腊底比斯城邦的将领和政治家，曾计挫斯巴达的侵犯。

这自然是古时的一种奇异传说。

界，那里的一切只有具有我们如今缺乏的某种感觉的人才能看得明白。

这些话里尽管有许多矛盾、有许多保留，意思还是明确的。这些随笔是一种尝试，想要透露出一个人的灵魂。至少，在这一点上作者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。他要的不是名声，不是想让后人引用他的文章，他也不想让人在市场上为他树立雕像；他只想把自己的灵魂披露出来。披露是健康现象，是揭示真理，也是幸福。倘若我们自己无知，说不出这样的话，但为了爱自己的朋友，想让他们知道，我们就该接受这些思想，大胆接触这些隐蔽的甚至是病态的思想，还要将它们公诸于世，不加遮盖，毫无虚饰。“……因为，通过这个十分肯定的经验，我明白了：在我失去了朋友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与知识所带给我的慰藉相比——因为它，我才没有忘掉自己要说的话，我才能仍然与人们保持全面的交流。”<sup>①</sup>

有些人出外旅行的时候，默默无语，疑虑重重，“为防止风尘之侵袭”，穿上许多衣服，把自己裹得紧紧的。在路上吃饭，一定得跟在家里一模一样。景致，习俗，倘若跟他们本村的不一样，统统斥为不好。他们出外旅行，为的就是再匆匆赶回家里。这种旅行方式是完全错误的。出发的时候，大可不必先定

<sup>①</sup> 《论父亲对子女的爱》。

下当晚在何处落脚，什么时候一定返回——旅程本身就是一切。最要紧也是最难得的，我们在登程之前最好能找到一个跟自己气味相投的人，他乐意与我们做伴儿，我们在路上可以随时向他谈谈自己的感想。快乐若无人分享，即失去兴味。至于要冒一点儿风险——也许会着凉、头疼什么的——为了快乐，冒一下害病的危险也是值得的。“快乐也是人生中的一种主要利益。”<sup>①</sup> 凡是自己高兴做的事，一定对自己有益。博士和贤人也许要反对，可是，让博士贤人们去跟他们的忧郁哲学打交道吧。咱们这些人不过是些凡夫俗子，我们还是领受大自然的美意，充分使用她赐给我们的每一种感官；尽可能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；为了获得阳光的温暖，有时候往这个方向、有时候往那个方向走一走；趁着太阳还未落山，让咱们尽情享受青春的亲吻，倾听吟唱着凯特拉斯诗句的婉转歌声吧！四时八节，雨天晴日，无不宜人；红酒白酒，同饮独酌，各有其乐。睡眠虽有缩短人生欢乐之憾，仍给予我们许多好梦；那些最平常不过的事——一次散步，一番谈话，独自在自己的果园里待一会儿——也都可以由于心里的联想而饶有兴味。美是无所不在的。美又与善紧密相邻。因此，为了身心康泰，不必

<sup>①</sup> 《论经验》。

凯特拉斯，著名罗马抒情诗人。

老去想旅途的终点。如果死亡突然降临，最好是当我们在种着白菜，或者正骑在上面的时候；再不然，让我们悄悄去到某家农舍，让那里的陌生人把我们的眼睛阖上，因为，旁边若有仆人啜泣，亲人的手触摸，我们会悲痛难忍的。当然，死亡到来时，我们顶好是待在姑娘们、伙伴们当中，正做着自己日常的工作，他们不必表示哀悼，也不必号啕大哭。当死亡到来时，我们最好“正在游戏，宴会，戏谑，聊天，跟大家谈话，听音乐，听爱情诗”。<sup>①</sup>——死亡，谈得不少了，要紧的还是生命。

这些随笔并没有结尾，而是写到笔酣墨畅之际戛然而中止。这时，生命的面貌显露得愈来愈清晰了。当死亡临近之时，生命，个人的本性，个人的灵魂，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实，都变得更加动人心弦了：自己不分冬夏一律穿长筒丝袜；自己爱在酒里搀点儿水；正餐后爱理理发；喝酒要用玻璃杯；从来没有戴过眼镜；嗓门很大；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鞭子；有一回咬了自己的舌头；两只脚爱动来动去；爱搔搔自己的耳朵；爱吃稍稍变味的肉；爱拿餐巾擦擦牙齿（感谢上帝，牙齿倒很牢固！）；床上一定得挂上帐子；此外，还有一件怪事：原来爱吃萝卜，后来不爱吃，以后又爱吃了。不管多么琐碎的小事都没有从他的指缝

<sup>①</sup> 《论虚荣》。

里漏过去，而且，除了事实本身的趣味以外，我们还有借助想象之力把事实加以改造的那种奇异力量。再看看灵魂如何不断投下她的光影，使得真实的东西变为空洞，使得脆弱的东西变为坚固，使得白日充满了梦幻，使得幻影像实际存在的事物一般令人激动；即使在临死的瞬间，她还爱开一点小小的玩笑。再看看灵魂的二重性和复杂性吧。一位朋友死去，她既同情又对于别人的不幸怀有一种又苦又甜的幸灾乐祸之感。她是既轻信而又多疑的。再看看灵魂特别在幼年时期对于种种影响的极敏锐的感受力吧。一个有钱人养成了偷盗的习惯，只因为小时候他父亲总不让他花钱。一个人修了一堵墙，并不是为了自己高兴，而是因为他父亲喜爱建筑。总而言之，人的灵魂是由无数的神经和交感所组成的，它们支配她的一切行动；然而，直到一五八〇年——我们是些胆小鬼，对于那些稳稳当当的传统习惯总是恋恋不舍——我们仍然不知灵魂究为何物，不明白她是怎样活动的，只知道在一切事物中她是最最神秘莫测的，而一个人本身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怪物和奇迹。“愈是自我反省，愈是了解自己，我的缺陷就愈使我震惊，我对自己就愈感到迷惑。”<sup>①</sup> 观察，只要一枝笔尚在手中，就永远地观察，

<sup>①</sup> 《论残废人》。